

# 一個鄒族老師 在都市裡

## ——文蓁老師

文蓁 台北市金華國中 教師

「原住民的知識份子如果未將所學運用在原住民社會，其存在及貢獻將不會對原住民社會有所助益，他只是像一般非原住民一樣。」「原住民文化的流失，原住民籍的牧師及教師大多數是共犯。」

這二句話是我很尊敬的前輩，在公開場合談話的內容。這些字句深深的刺入了我的內心，也猶如重重的一拳擊打在我的身上。心中不斷詢問自己：「我就是他們口中的主角嗎？」「我是不是對自己的民族無助益？」

「我是造成原住民文化流失的共犯嗎？」「好像是？又好像不是？」衝突、矛盾、混亂的情緒迴盪在我的內心久久無法平復。

大概是在大學時期吧！我開始重新展開認識自己母文化的旅程、開始重拾那一直被我刻意遺棄的原住民我、開始樂意分享自己原住民的身份，在這樣的過程中，好似有一股強大的能量不斷的注入在我的生命中，認

同的污名因這能量慢慢從內心消退，自己開始有自信及力量來面對這個世界。在那時期我常告訴自己，將來一定要努力於原住民的事務，且自己生命的著力之處就是原住民社會。

畢業至今已經7年了，一直服務於都市，教導的學生幾乎大部分都不是原住民。當初想服務於原住民社會的心願好似沒有達成，因為如此，剛開始的教書生涯，沒有很大的動力，覺得自己只是個教書匠，跟其他老師沒兩樣，只是不斷複製著國家想要傳達給下一代的知能，雖然很多教材內容我很不苟同，但是為了少事，告訴自己還是照本宣科吧！那時對教學工作的心態，只是把它當成餬口的工具罷了，一點熱

# 原教最前線

## Part-ONE

忱也沒，有時很想逃離教師這份工作。很幸運的我考上了一間有許多對教育充滿使命老師的學校，他們常不斷的思考及改進自己的教學方式，為的是希望能培育更有素養更有能量的下一代，因為下一代象徵著台灣未來的素質及能力，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，他們不斷的提昇自己的能力、改善自己的教學，並且組成團隊一起合作、扶持及為理想努力。與他們一起工作的過程中深深的被他們的努力感動，自己學習很多、進步很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工作伙伴們更鼓勵我應該要善用自己的原住民身份，為這個學校注入多元文化的種子，因此，我開始去思考如何利用其他的方式，去實踐當初想回饋於原住民社會的心願啊！我開始跟同事、跟學生分享我的文化、我的部落。也會利用課餘時間參與原住民事務，例如：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協辦二屆原住民大學生新鮮營，還有與金山高中學生談論原住民加分與加考母語

文化的議題。最高興的莫過於跟桃園縣的族語種子教師分享自己的教學方法，學員中有幾位歲數已經很大的長輩，卻仍對傳承文化教育充滿熱忱。

雖然身處都市中，離美麗的部落好遠好遠，但是只要內心常保強烈為原住民服務的信念、使命感及行動力，終將尋出突破現狀的方式。「教育就是將優良的傳統文化傳遞給下一代。」期許自己還是有那麼一天，能服務更多原住民的學生，且很恣意地傳授他們不只是現代技能，還有原住民的歷史、文化、哲思等等。因為這是身為教師的責任之一，也是教育其中的目的。

